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歷史文物陳列館

2002 年通俗演講

談《四庫全書》底本的價值--從本所收藏談起

黃寬重(本所研究員)

2002 年 11 月 30 日

一、前言

《四庫全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總匯，著錄書籍有 3,461 種，79,309 卷；存目書籍有 6,793 種，93,551 卷；總計 10,254 種，172,860 卷。《四庫全書》從乾隆三十八年開始修訂，共分爲經、史、子、集四部，目前文淵閣本四庫全書藏書於故宮博物院。



圖一:乾隆皇帝於乾隆 37 年開始徵集全國圖籍作爲纂修四庫全書的準備。38 年二月正式開館，46 年底完成第一部四庫全書。轉摘自《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一冊，經部，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



圖二:四庫全書原書封面之絹色及楠木書函，轉摘自《武英殿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一冊，經部，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

二、《四庫全書》簡介

（一）纂修背景

1. 當時中國正處於所謂的「康雍乾之治」的時代當中，清王朝的統治已相當穩固；而在社會經濟發展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因此統治者可以將國家資源大量地投入對外擴張(也就是我們所耳熟能詳的「十全武功」)與文化建設之中，作爲國運昌隆的具體見證。乾隆便是利用纂修大套書《四庫全書》，來見證清王朝在他統治之下的繁榮昌盛。
2. 在中國的學術發展上，從宋朝以來，學者們就已開始討論心性問題。但是到了明末，由於學界開始認爲心性問題流於空泛，學術潮流轉向從實證方面著手。

歷史文物陳列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Museum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而實證就是要講求考證，不斷追溯書籍的源頭，蒐集各種書籍與資料，對事實作最嚴謹的探求。《四庫全書》的纂修就是這種學術思潮發展之下的極致表現。

（二）《永樂大典》輯校與徵書工作：《四庫採進書目》------不分卷底簿。

1.永樂大典：22,877 卷，目錄 60 卷，裝成 11,095 冊，永樂元年（1403）開始編書，至永樂六年（1408）完成。嘉靖四十一年（1562）宮禁失火，於是世宗命令重錄一份，到穆宗隆慶元年（1567）完成。乾隆三十八年展開《永樂大典》的輯校工作。《永樂大典》是《四庫全書》之前中國最偉大的皇家百科全書，其與《四庫全書》性質不同，主要是依音韻分類。目前全世界僅存八百餘卷。

2.徵書：爲了編纂《四庫全書》，除了以舊有的《永樂大典》爲基礎外，乾隆同時在全國進行搜訪徵集圖書，除了在各省徵書外，全國所有知名藏書家的私人收藏也在徵集的範圍之內。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爲止，一共徵書 13,501 種。從《四庫採進書目》中，我們可了解當時全國的徵書狀況。（本所藏有《四庫採進書目》不分券底簿，不見於已刊《四庫採進書目》中）

（三）禁書與文字獄

1.禁書：滿清入關後，對於滿清先史與夷夏之防等可能挑起反滿情緒的著述文字便嚴加查抄，故在纂修《四庫全書》的同時，開始進行知識與文化的大檢查，所有內容涉及違礙、悖逆的書籍一律查繳、銷毀。禁書活動始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至五十八年（1793）。在長達十九年的時間當中，總計禁毀書籍達三千一百多種，十五萬一千多部，銷毀書版八萬塊以上。所以我們可以說，《四庫全書》不但是中國文化上最偉大的一套書，其纂修時對中國文化的傷害，在歷史上大概也僅次於文化大革命。

2.文字獄：在禁書的同時，也興起了文字獄。其實，文網筆禍，非滿清一朝的專利，但是在乾隆三十九到五十八年間爲最多，根據黃愛平的統計共有 48 次。可見清朝除了是纂修《四庫全書》外，也同時掌控人們的思想及政治。

（四）組織、編校與成書

1.乾隆 38 年（1773）2 月開館，至 46 年底抄完第一部。

2.組織:

四庫全書館之總裁、副總裁，由皇室郡王、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兼任，負責總理館內一切事務。其下再分纂修、繕書、監造三處。據乾隆 47 年（1782）7 月的資料顯示，四庫館內有正總裁 16 人，副總裁 10 人，總閱官 15 人等，共計 360 人，約略與今日中研院史語所工作人員數目相等。

1. 編校

（1）永樂大典：乾隆 38 年 2 月清查《永樂大典》，實存 20,473 卷，共 9,881 本，目錄 60 卷，缺 2,404 卷，一千餘本。共輯出經部 66 種，史部 41 種，子部 103 種，集部 175 種，總計 385 種，共 4,946 卷。重要典籍資料如《舊五代

歷史文物陳列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Museum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蘇沈良方》、《直齋書錄解題》等。

（2）進呈書的甄別與校閱、撰寫提要。

（3）繕錄統一格式，每書先寫提要，再抄正文。

2. 成書：規模浩大，於編輯完成時共謄錄成七本，分存全國各重要地點

文淵閣本，乾隆 46 年 12 月 6 日告成，存紫禁城內。

文朔閣本，乾隆 47 年 10 月告成，存盛京（瀋陽）故宮。

文源閣本，乾隆 48 年冬告成，存北京郊圓明園。

文津閣本，乾隆 49 年 11 月告成，存承德避暑山莊。

文宗閣本，乾隆 52 年 6 月告成，存鎮江金山寺。

文匯閣本，乾隆 52 年 6 月告成，存揚州大觀堂。

文瀾閣本，乾隆 52 年 6 月告成，存杭州聖因寺。

此七閣共費時十四年，參加人數計謄錄人員 3,841 人，加上纂修、總裁等，總數不下 4,200 餘人，每分約 36,000 冊，七分合計 252,000 餘冊，計 16,030,000 餘頁。

（五）各閣本之比較

文淵閣：前頁本閣寶，後頁「乾隆御覽之寶」。

文源閣：前頁本閣寶，後頁「圓明園寶」；前頁「古希天子」，後頁「信天主人」

文津閣：前頁本閣寶，後頁「避暑山莊」。

文朔閣：前頁本閣寶，後頁「乾隆御覽之寶」。

續三分：前頁前頁「古希天子之寶」，後頁「乾隆御覽之寶」。

（六）後世刊印情形

常會有誤抄的情形，上下文無法連接，造成混亂，必須要仔細考察，才能發現文與文之間如何銜接。((又參見《古今論橫》第一期，黃寬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錯簡、脫漏示例——以《相山集》與《慈湖遺書》爲例＞))

1.影印出版：《四庫珍本》初集（1933-1935）二集至十三集（1982）、《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3）。

2.續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禁燬叢刊》、《四庫未收輯刊》。

3.校補：《四庫全書補正》。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據文津閣《四　庫全書》補，15 冊。

4.數位化：「新四庫古籍文獻資料庫」、迪志電子版《四庫全書》。

（七）《四庫全書》的價值與問題

1. 價值：

(1) 範圍廣泛是目前最大套中國文化總集成。

(2) 集各古書成新意，對於保存古文獻有重大的貢獻。

(3) 對於古文獻中的錯誤之處做出改正。

2. 問題：

歷史文物陳列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Museum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 內容調換，造成許多錯誤。

(2) 清朝對民族意識相當敏感，因此所有關於夷夏之防與對滿、蒙有貶損的文字均加以禁燬或改寫。如《可齋雜稿》，爲南宋李曾伯所著。李曾伯曾任「京湖制置使」，爲南宋邊防的要臣，《可齋雜稿》中有甚多軍機文書，涉及與異族相關的文辭。兩國交戰，李曾伯對敵方顯然並無好話。四庫中多將這些文字改爲「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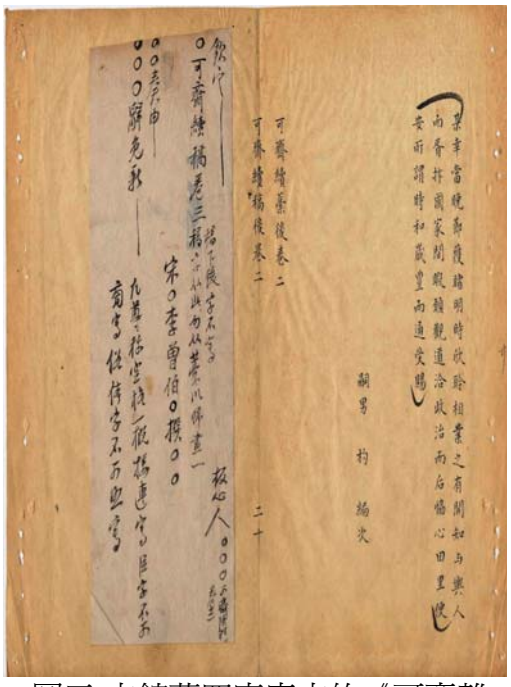
(3) 收藏的文章均爲士大夫之文，一些小說類的文章，或是被編輯者認爲有傷風俗之虞的書文，均被抽離；所以我們在《四庫全書》中所看到的多是儒家正統的文章，無法涵概俗文學與民間文化方面的知識。

三、《四庫》底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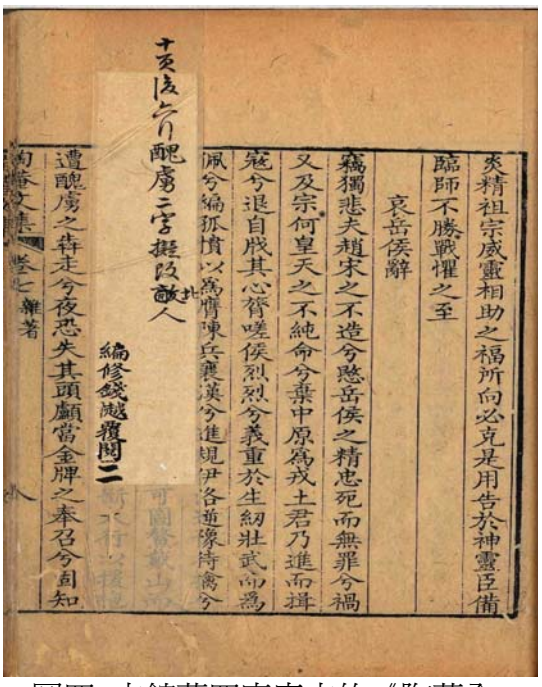
（一）翰林院的《四庫》底本

乾隆 52 年（1787）七分《四庫全書》辦理完畢之後，清廷將底本三千餘種書籍，移交翰林院保存，這些書與七閣一樣可以借出。嘉道以後，吏治腐敗，翰林院底本管理逐漸鬆弛，流失增多。光緒 19 年（1893）清查時，僅存一千餘種。光緒 26 年（1900）八國聯軍攻入北京，翰林院底本幾乎全毀，倖存的橫遭劫掠，或流散在民間及國外。如今流散的底本仍分散在國內外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家手上，而以北京圖書館收藏最多，這些底本成爲了解《四庫全書》本改易的重要線索。

（二）底本的價值---《可齋雜稿》、《陶菴全集》



圖三:本館藏四庫底本的《可齋雜稿》，四庫館臣釐定抄寫格式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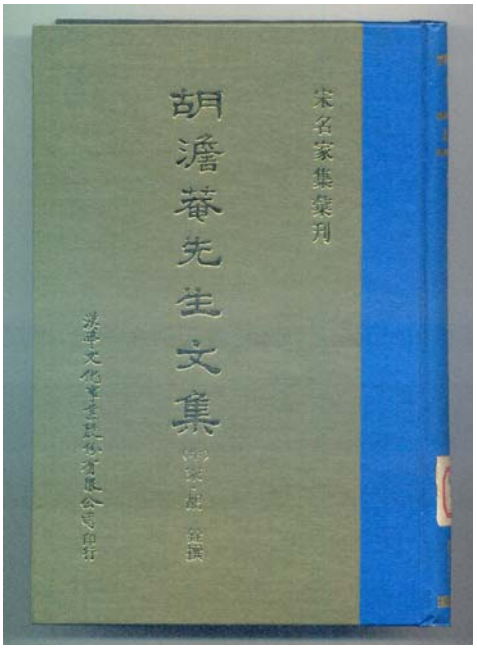
圖四: 本館藏四庫底本的《陶菴全集》，四庫館臣刪改違礙文字的例子。

歷史文物陳列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Museum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三）不同版本的比較與選擇---《胡澹菴集》、《三朝北盟會編》



圖五:本館藏乾隆 22 年胡氏練月樓刊 32 卷本的封面



圖六:台灣漢華文化公司景印台大藏道光 13 年讀書堂刻 32 卷本的封面

胡澹菴文集部分：四庫僅錄六卷，與胡氏練月樓版三十二卷相較，差異甚多。從進呈書目中可見胡氏練月樓版，但爲不知何故竟然不錄於四庫。再據各卷內容比較，可以發現四庫所錄與練月樓所收者，重覆者甚少。由此可知，若僅據其中一版進行研究，恐多所疏漏。

三朝北盟會編部分：全球僅剩七本，七本各爲不同版本，任何一本皆爲海內孤本。七本之中本所竟有三本。但是，孤本僅得其珍，是否爲善本則另當別論。

歷史文物陳列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Museum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四、本所傅斯年圖書館善本書舉例

（一）宋刊本、名家手稿與題記



圖七:本館藏《南華真經》，南宋初年蜀中刊本，爲本所鎮館之寶之一。



圖八:本館藏明楊定見刻《水滸傳》中胡適題記。

（二）傅圖「善東」與《續修四庫全書》的關係

1925 年，日本利用退還的庚子賠款，在上海、北平設置教育文化事業機構。在北京成立「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及附設人文科學圖書館」等機構，邀集中國學者及日本漢學家從事續修《四庫全書》的工作，一方面四處搜購圖書，約十四萬冊（有一大部分是近代藏書家倫明的藏書）；一方面選編一部《四庫未收書分類目錄》，著錄乾隆以前《四庫全書》失收，及乾隆至清末的著作達 27,000 多種，仿《四庫全書》例，分別邀集各科的專家學者撰著提要。提要撰寫工作起自 1931 年，一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才告一結束，共得提要三萬篇。

1944 年，主事者橋川時雄了解到日本戰事節節失敗，試圖將該批藏書選列一份運回日本，未果。1945 年 10 月，國民政府派沈兼士負責接收東方文化事業總會及附設人文科學圖書館的工作。次年八月一日，沈兼士代表教育部，將該批財產移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其中北平東方文化研究所所藏經、史、子、集、叢書、方志等計 15,420 部（經部 1,893 部、史部 4,017 部、子部 1,963 部、集部 3,942 部、叢書 1,461 部、方志 2,144 部），共有 168,529 冊。碑拓本及地圖等 5,632 張，中國輿圖等 36 軸，漢熹平石經殘石 100 塊。《續修四庫提要》33,733 篇。

其後，本所所務會議決定派張政烺人就該批藏書挑出本所館藏未有的或據史料價

歷史文物陳列館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Museum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值的著作約一萬冊，運回南京，及今傅斯年圖書館館藏的「善東」善本書。本所遷台時，委託北京大學代管其餘圖書。中共建政後，撥交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文字整理:黃淨亭/陳泰穎

相關資料

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共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 11 月。
2.王重民輯，《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北京：國立北平圖書館排印本，1934 年。
3.吳慰祖校定，《四庫採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年。
4.郭伯恭著，《四庫全書纂修考》，北平：商務印書館，1937 年。
5.劉漢屏著，《四庫全書史話》，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6.欒貴明輯，《四庫輯本別集拾遺》，共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7.吳哲夫著，《清代禁燬書目研究》，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 年。
8.黃愛平，《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年。